



勇攀军事医学高峰

记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红色军医战创伤救治博士团队

□ 本报记者 廉颖婷
□ 本报通讯员 付君臣 王宏阳

在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神经病学博士王怀明的办公桌上,一本《红医高峰》的书始终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书中不仅记录着医院前辈们奋斗的足迹,更是他破清迷雾的灯塔,指引他勇攀医学高峰。

走进医院,“勇当红色军医传人、勇攀军事医学高峰”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不远处,一队野战医疗团队正在紧张投入批量伤员救治课目演练。

现场组织演练的医院领导告诉记者,这支医疗团队的中坚力量,是该院9名中青年医学博士领衔的新时代红色军医战创伤救治博士团队。

这是一支有着厚重传统的团队。从战火硝烟中走来,团队前辈跟随中央红军从井冈山出发,历经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一路不惧艰险,救死扶伤。

这是一支向战转型的团队。从医院到战场,从博士到战士,从平时的保障单元到战时的战斗集体,他们以实战需求为牵引,以保障打赢为使命,成为卫勤战线的尖刀利刃。

这是一支开拓进取的团队。成员平均从业时间超十年,涵盖骨科、神经内科、呼吸内科等关键专业,聚焦战创伤救治难题攻关,破瓶颈,几十项课题专利走在全军前列。

赓续传承红医精神

回望历史,团队前辈跟随红一军团野战医院,先后参加四渡赤水河、飞夺泸定桥、血战腊子口等战役战斗,成功救治数以万计官兵。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,他们坚持和发展地道医疗、地道医疗、化装医疗,铸就了“一切为了前线、一切为了胜利”的“红医精神”。

曾经,当博士毕业的张洪洋分配来到医院时,面对新环境,一度产生心理落差,甚至萌生“向后转”的念头。

转变得医院组织的一次“红医讲堂”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军医,动情讲述着在弹片横飞的前沿阵地,仅凭微弱手电光进行截肢手术的往事。

“那时候,没有先进设备,没有无菌环境,甚至没有时间犹豫。支撑我们的不是技术条件,而是‘一定要救活他’的信念。”这句话击中张洪洋内心,他忽然明白:军医的首要属性是“军”,然后才是“医”。

从此,张洪洋把演训场当作最真实的课堂,沉到一线研究如何将学术上的“止血材料”改良成更适合单兵携带、野外使用的急救包,并反复锤炼自己的战救技能。如今,他已成长为团队业务骨干。

那年,上级赋予医院赴边防一线代职任务。团队负责人潘朝晖博士告诉记者:“团队每名成员在选择代职和巡诊的地点时,都主动申请去最一线、最艰苦、最边远的地方。”

锡林郭勒盟中蒙边界线上,寒冬漫长,常年大雪,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0摄氏度。2021年3月,骨科博士张洪鑫主动申请来到这里代职。然而,代职第一天就遇到难题。

“军医,有人晕倒了!”张洪鑫闻声冲去。战士倒在地上,周身红斑,颈动脉搏动几乎消失——过敏性休克,必须立刻实施肌注肾上腺素后快速补液。

由于患者外周血管因休克严重塌陷,静脉像彻底消失了,卫生员几次穿刺接连失败。而最近的医院在四十公里外,且山路颠簸。

“只能盲穿了。”张洪鑫深吸一口气,在近乎绝望的紧迫中,凭多年经验预判血管走向。针尖刺入,顺利地扎进血管。



图为博士团队在野战医院帐篷里结合手术方案研究处置伤情。

本报通讯员 张永进 摄

“军医,有人晕倒了!”张洪鑫闻声冲去。战士倒在地上,周身红斑,颈动脉搏动几乎消失——过敏性休克,必须立刻实施肌注肾上腺素后快速补液。

“军医,有人晕倒了!”张洪鑫闻声冲去。战士倒在地上,周身红斑,颈动脉搏动几乎消失——过敏性休克,必须立刻实施